

歷代史論卷四

明太倉張溥論正

漢

光武中興

孫武執已與曰
光武論於茲
復此蓋以詳
之武也始
光武起兵
事言也起
若衆稱見
人心中附
莽而光武
以起中言
光武遭伯
更始變而
升之蛇引
自全再項
高帝於比
羽來相武
而勢光尤
難要之柔
能制剛弱
石制強黃
光武一乃
妙用所從

光武起跡舂陵子弟僅七千人爾一年誅王莽二年平王郎及鄣南即位赤眉翦除十二年間羣盜盡滅成功若神國無留禍中興令主稱絕軌矣又考其行事自用用人兩有得焉昆陽之役邑募兵號百萬諸將震怖帝決策城守收兵外擊殪敵百里此自用之得也王郎兵起帝欲還長安邳彤止之遂以信都和戎之師盪平河北更始趣帝罷兵耿弇請毋應命於是苗曾韋順蔡充以次就斬而關中可圖此則用人之得也兩者得而王業成是以鄧禹澗池之敗旋見奮翼彭寵漁陽之叛遽卽刑誅惟其處勢全也然赤眉一亂天人參會予尤得而縱論之帝初起義南陽下江附伯升新市平林附更始隙端見矣清水稱帝劉稷不服更始殺之遂及伯升帝新立大功李軼朱鮪日眈眈焉破虜之命以敵委帝竇欲從中制之使更始不死帝雖奮發掃除必難得志於天下也夫更始與帝有必不可並之勢而殺更始之名又帝所必不忍居楚心出於牧羊之中立為楚王皆梁籍力也後信宋義而疎項籍籍心怨之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江中高祖伐楚執以為名是故殺更始之名

作收用特
見落英不
耀目無不

非獨帝不忍居也。卽其勢亦必不可居。王郎本邯鄲卜者。詐稱成帝子。子與州郡響動。廣陽王亦以薊應。設帝乘昆陽銅馬之捷。輕師入關。聲績寃而誅更始。大盜紛然。假大義相責。其何以對。惟帝師次河北。赤眉兵亂。長安更始遇害。盆子再立。天下神器曠無所歸。帝乃起而受之。戮鯨鯢而來元德。然後名號大正。而人心畢服。凡赤眉之亂。縱兵三輔。適爲王者驅除。爾西都旣平。齊梁底定。隴蜀二子。可置度外。又何難次第綏殄哉。此雒陽根本之論。宋陳亮深致意焉。謂遠過於唐肅宗之急關中也。若高光升降。儒者交訟。馬援蓋先言之矣。援稱帝才明勇略。於隗囂。囂問何如。高祖援曰。高祖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遵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曰。如卿言。反復勝之。當日已論定。後人何辯焉。

光武平赤眉

事如一轍

更始將軍劉玄殺於赤眉。猶楚懷王孫心殺於項羽。然楚心雖在民間。爲人牧羊。一立爲王。卽自尊高。右沛公而忌項羽。寵任宋義。以強見殺。更始則懦弱無能。涪水卽位。羞媿流汗。其未已見。王莽旣死。燕居長樂。委政趙萌。飲酒縱放。較之陳涉。器小量猶不若。何敢望楚義帝乎。赤眉樊崇等初起兵時。特以困窮爲寇。無志於御地。攻城及伯升舉議。眾兵始合。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欲立伯升。新市平林將帥憚之。乃立更始。羣盜屯聚。智慮淺短。貪更始易制。推以爲名。鬪爭刼略。未嘗有君伯升之死。自去其輔。立未二年。赤眉反攻。長安諸

孫執升曰
伯所升爲
將所擢盜
所輕由立
更始便其
易制而便
於爲寇大
有與復始
志也故遂
立而終以
之籠中以
項羽於楚
心相擬皆

龍以譜而
激變雖其
情不同而
不原明為
帝親討平
龍乃殺蒼
問於龍中
死反復言
非以世禍
亂深為叛
行致戎也
鐵之鐵之
樂者之之
家當推之
事起難言
知人之言
藉言賞罰
之混諸篇
武推此光
不滿意有
家直筆竟
孤彷彿黃

執執升日
劉永見機
小早父子
為戮取身
功成獲之

難哉。然龐萌與蓋延無郤。止以詔書獨下延。不及萌。遂疑延譖己。忍於反戈。逆由己作。延固無罪。吳漢王梁。寵

之所遣。並為三公。寵獨無加。朱浮又數譖搆之。積怨相攻。寵誠不勝匹夫之忿。抑激成者浮也。寵初怨浮。反計

未決。其妻勸之。竟不難以一漁陽讎天子。其敗也。蒼頭三人乘臥執縛斷頭橫尸。夫王郎死於季立。劉永死於

慶吾。劉紆死於高扈。李憲死於帛意。大盜喪亡。追迫窘急。制其死命者。多出於犇走。廝養若何知義。要以為利。

醜醜尊親。如割牛豕。安在其平日臣妾為也。彭寵賂匈奴。結張步。獲索攻拔。薊城自號燕王。所志窮滿。禍生夢

寐。子密為殃。其帶大州。稱南面。未嘗喪師。折將墮城潰圍。而家人臧獲。忽取諸甯睡之中。囊首入漢。漁陽已定。

師武如林。不煩一卒。嗟乎。彭寵之妻。夢羸祖。張敬兒之妻。夢體熱。婦人妖夢。害見厥家。寵妻勸亂。而卒同死。尤

足戒也。龐萌之叛。帝親出討。寵方反時。浮望天子親征。帝不許。反成功於子密。事出不意。爵及叛夫。豈帝獨不

聞高祖之斬丁公乎。彭寵忽然而死。子密等忽然而侯。朱浮激寵使叛。復棄城逃免。不加之罪。而反官之亂人

雖隕賞罰。幾混君子。曰光武漁陽之役。非天討也。

光武平齊

更始之世。劉永擅睢陽。公孫述帝巴蜀。李憲據淮南。秦豐王黎。盧芳王安。定張步起琅邪。董憲有東海。延岑反漢中。田戎陷夷陵。而河北羣盜。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槍之屬。所在為寇。掠天下。誠多故矣。光武既削

當日割據者非一人故特先舉出

兩人皆不能無罪

痛切言之所以為亂賊深警

亦亂人之雄

斷得分明

事勢或亦不同

斷案嚴峻筆情搖曳

兵力亦病
矣通篇連
類廣引總
之以見盜
主豈殺運
未除雖市
人亦難乎
速得志以
○盜賊不
覆大義誅
加病於已
往賊於警
亂賊於警
來知其將
意固自不
淺

孫執升曰
公孫述始
終僭強不

羣盜平西都劉永宗室重戚能率先歸命帝必厚遇之豈與劉盆子等哉乃考之鑑目建武三年二月劉永立

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執伏降殺之四月吳漢破永將蘇茂於廣樂睢陽人反城迎永蓋延圍之秋七

月慶吾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四年秋七月遣馬武王霸圍劉紆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

降憲攻拔之五年春蘇茂救垂惠馬武王霸擊破之劉紆奔佼彊帝遣耿弇討張步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

自將討之夏六月董憲劉紆使蘇茂佼彊救龐萌帝擊破之秋七月彊以眾降茂奔張步憲萌奔胸梁人斬紆

以降冬十月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歷觀三年閏永死

紆繼抗衡比肩耿弇祝阿之功不異韓信下之戰蓋亦數舉而後得志也夫王昌詐稱子輿盧芳謬言文伯

其人能亂而非劉氏劉玄飲讎後庭盆子從邀牧兒其人劉氏而不能為亂若永者梁王立之子孝王八世孫

周建等為之將帥依彊董憲張步等為之服屬分親於王盧才過於二劉專據東方爭鋒南岳未知孰勝大師

一出父子斬首齊梁擾攘咸怖英靈真人受命於斯為烈樊崇擁眾百萬而立盆子張步據郡十二而奉劉紆

彼亦名為尊劉氏而不知事光武其始託身非人其後服而更叛負盜賊之資者固未可責以君臣之義哉

光武平隴蜀

隗囂與公孫述之起兵俱在更始之元年然囂立廟宇祀漢祖宗血鏃盟眾數王莽罪惡名為應漢述故莽時

於情於理在所必然

永以不福命而立

紆兵一敗

紆兵再敗

紆繼水而死

至此纒以一句總斷

張二辨以形水

其勢可以爭強

不如早歸之為得計

深惡亂賊之言

將二人總挈一筆

將二人分說

子肯為降天
降魏始初
亂逃歸又
受鄧禹朔
乃助命卒
漢所以同
底滅亡起
人手出兩
異志趣深
名譽之失
策而薄述
後無斷末
人為專美
賈融蓋歎
融若也歎
戒昭然大
幅雖短筆
不殊有之
勢凌不窮

孫英謀升曰
與房聞巫
盡皆事洗

一段

能更擊殺宗成破更始將李寶張忠威震益部志在自立不為漢使嚮降更始方望止之不聽後長安亂嚮逃
再加申說一番
歸天水延接名士始稱西州上將軍鄧禹承制委以涼州朔方述初稱蜀王既稱成帝邀取漢中盡有益州地

延岑田戎皆歸之原兩人志趣述竊帝自大嚮奔走劉氏其塗殊矣光武平齊以還獨蜀不肯下乃遣耿弇等
將兩人總挈一筆剖斷分明

七將軍從隴道伐之為嚮策者毋變前謀率兵效命組述歸漢功且十倍寶融顧惑於王元反覆抗拒身死地
伐嚮策策順筆帶出寶融文波瀾特老

喪甚非計也且劉玄懦弱僅賢盆子光武大度同符高祖其人孰勝更始政亂赤眉縱橫建武統一天下有八
時事至此亦屬易曉

其時其地孰勝嚮帖懼聖公忍殺叔父以免禍反二心光武欲封函谷亦人情之不可解者也述迷惑圖瑞力
此真難為之解

爭神器結嚮拒漢又不敢用荆邯之策空國決勝徒延引歲月隴破蜀隨雖來歙岑彭死於刺客漢失兩大將
伎倆易盡

要述之智能畢於此矣嚮立於叛服之間其亡也以愚而無斷是故始雖佐漢不得為黥布述恃其險阻之勢
合斷二入字字切準

其亡也以詐而不義是故雖不臣漢不得為田橫寶融觀變河西投誠真主斯可謂操陳嬰之上智膺張耳之
特美寶融以其能決擇所歸

多福者矣

楚王英之獄

光武十一子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郭后出楚王英許美人出明帝與
先敘諸子所出
東平靈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瑯琊孝王京則陰后出也光武擊王郎時至真定納郭后有寵生太子

馬后抑外家

積厚者其流遠

東漢后妃之德。啟自南頓夫人。光烈繼之。代多賢后。若明德馬后。和熹鄧后。順烈梁后。皆母儀之善者也。然殤

郭梁皆有遺議

崩安立。和熹勤政。雖焦心卹患。而臨朝有譏。順烈義守不專。求愆月譴。沖質之際。委任太尉李固等。用忠良。崇

頓住馬后

節儉。而兄冀放恣。不成其美。是故稱內教者。惟馬后有全德矣。馬援騰聲三輔。定節本朝。後征五溪蠻。卒於師

迫於事勢使然

梁松寶固等譖之家。益失勢。數為權貴所侵侮。從子巖不勝憂憤。白蘭夫人進女掖庭。后以援小女。選入太子

兼美章帝

宮。夫伏波功高。晚遭嫉妬。其子弟憤家之不造。納女青宮。以圖雪恥。一旦得當人主恩禮。長秋震耀宗族。快志

淺近之言。文復振宕

怨讎。豈獨兒女之情。亦丈夫時有也。后獨遠巡善讓。始終不衰。太后明帝益加隆敬。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

兼美章帝

帝。命后養之。撫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孝性天至。專以馬氏為外家。其母子慈愛。所僅有也。夫吕后之惡戚姬

兼美章帝

趙后之惡許美人曹宮也。皆由婦人陰戾。已無子。則疾人之有子。愛己子。則必賊人之子。是以人彘流禍。葦篋

執事引證

絕嗣。若觀明德。則意念平矣。明帝有言。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爾明德之心。即帝心也。章德寶后。寵

專。後宮亦無子。梁貴人生和帝。養為己子。而忌梁氏。作飛書陷誅。疎貴人姊妹。以憂卒。後和帝立。梁慙陳狀。貴

一念轉移所係非淺

人改殯承先宮。寶后育他人子。與明德同。而用心則異。此關雎吕霍之所以分也。馬援四子。客卿天歿。廖防光

在朝廷。后務裁制。共成謙讓。肅宗固請封侯。后以為懷恨萬年。及后崩。馬氏微縱矣。廖性寬。年老不赦子孫防

人。後自應第一。以而差。

孫執升家曰
外戚之修
多以明特
至於兄德
深加抑損
乃陵土未
乾而振矣
通篇論明
德大牛相
他后來一
形而人言
二動言一
語動言一
味固已極
深不之教
忌太似所
以與周也
呂趙無論
明德親用
心固已差
別自應第
後自應第
人為第一

今德不克終深可憐惜

光奢侈踰僭詔許思愆既而子弟怨謗或遭誣自殺以明德之恭儉抑損兄弟同心卽世未幾家門禍生寶梁已下又何足言甚哉貴戚之難居保身之足樂也樊宏陰識先見之矣

寶氏專恣

追溯遠祖

寶融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弟也王莽末融棄更始據河西聞光武卽位上書內向助討隗囂天下平定入朝

就臣位執禮卑恭顯宗朝最寵貴及寶林寶穆寶宣寶勳各以罪死聲勢衰矣竊疑融忠順過尉佗未享茅土

之封而子孫填獄戶漢於功臣不已薄乎融之歸光武也自託先后末屬蒙恩外戚帝報詔亦稱景帝定王長

君魏其結其誠心後曾孫女竟為章帝后至寶章女為順帝貴人寶武女為桓帝后若是乎寶氏在漢世備椒

房意者亦融勤國奉公之報也寶后祖穆死平陵獄父勳死洛陽獄家既廢壞得入長樂當繇泚陽公主之力

肅宗重后才色寵幸殊特使后念門庭患難持己寬和仁恩接下明德遺則固可法也乃宋梁貴人姊妹俱死

太子慶廢為清河王悉出后謀其險賊著天性何怪憲等恣睢不道哉和帝卽位憲尊崇鄧彪凡所施為外令

彪奏內白太后言無不從猶王莽之尊孔光以自便也既殺北鄉侯暢求擊匈奴以贖死史言其追奔稽落之

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衛青霍去病未獲比肩而天下惡之者蓋罪浮於功勞不補惡也郵書

樂恢直言蒙禍朝臣震懼咸奉寶氏帝積不能平始謀誅鋤然當時正色立朝者尚有袁安韓稜諸大臣帝不

而致亡漢

孫執升曰 寶氏為漢 費戚祿束 身諸光武 戮力士宰 其最橫者 憲兄弟耳 憲倚后而 欲罪憲而 禍木也起 以頓折定 論作收議 論則英爽 頓折則委 妙無以復 加寶氏之 毒恣漢和 亡微也兄 帝惡憲和 弟而與鄭 衆定議誅 之宜官始 權自外戚 因而官威 而致亡漢

漢 五

然則宦官
固不可與
謀外戚又
何可專任
哉

孫執升曰
定遠立功
西域誠不
世之偉烈
篇中抑博
望賢莎車
舖張震耀
總極揚厲
之盛結語
特致慎重
蓋深見非
常之人未
易敬觀則
大功難成
財力殫竭
靡散中國
非計之得
也故開闢
謝使世祖
識固自有遠

與共事而私屬之鉤盾令抑任非其人矣宦官外戚且鄭眾謀殺竇憲單超等謀殺梁冀其事立濟外戚圖宦官竇武謀殺曹節王甫
何進謀殺張讓趙忠不惟不濟而皆及於難外戚之尊且親宦官百不若也以宦官圖外戚則成以外戚圖宦
官則敗先生觀閣寺之為禍故言之極其痛切貴臣之易除不如左右之難拔夫豈一朝一夕哉

西域歸附

引西漢事說入

傳介子之誅樓蘭王安歸馮奉世之誅莎車王呼屠徵陳湯甘延壽之誅匈奴鄧支單于皆威行絕塞世莫比
烈惟東漢明章之際班超誓定西域稱同功焉介子之刺樓蘭王也告之霍光得請而行誘使醉酒壯士斷頭
莎車攻劫南道奉世矯節發兵其王自殺諸國遂平鄧支殺漢使谷吉等不奉詔湯矯制攻破都賴城單于被
創死凡所成功謀出須臾不疑獨斷傳云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班超亦然超貧困備書其志常慕傳介子張騫
既使西域誅虜使而鄯善服黠巫者而于寔定決機旦夕之間而其後五十餘國海濱四千里外悉納質貢事不從中制斷安能獨自成功獻
信哉功以斷成惟忠臣善謀惟明主善任也史云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立功西遐羈服外域官
設戍己帥建都護立屯田於膏腴列郵置於要害至甘英抵條支歷安息臨西海望大秦其觀止矣由此而言
博望出使久遠重耗中夏大國未盡服奇物未盡致也何敢望定遠父子哉王莽篡位頌功德者徧海內劉嘉
獻符命劉閔獻神書劉成都獻書言莽德宗室王侯忍恥容媚獨莎車王延不肯附莽敕諸子世奉漢家延死

不淺其善方可折服遠人

子康立能成其志。夷狄慕義足懼亂賊。雖後人以驕橫敗先世忠節。未可忘也。漢武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

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糜天下之力。單財隕兵。浮河絕漠。僅獲微效。光武卽位。狼望之北。盧山之壑。未嘗

走一介。煩檄書也。西方諸國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帝違其意。再四不許。英雄之所求。明聖之所却也。豈光武非

人情乎。窮四海者好武。慮子孫者守經。班超班勇。其臣不能世得也。西域之功。又烏容嘗試哉。

庸勳精確

不得非常之人大功未可倖獲

兩匈奴叛服

匈奴之分爲南北也。繇單于與殺弟知牙師而立其子烏珠留單于之子比怨而自立也。北匈奴之滅也。繇南

單于屯屠何請漢伐之也。北匈奴之滅而復存也。繇寶憲之立於除鞬也。南匈奴之互相爭也。繇漢之助師子

而誅安國也。夫北單于暴則南單于興。南單于興則北單于衰。爲中國者。右南則北滅。立北則南叛。作史者責

寶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更立北虜。並恩兩護。棄蔑天公。坐樹大纆。彼固見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厥類

繁昌。魏武雖分五部。大率皆居晉陽。暨劉淵亂。晉愍懷沈沒。巨墟帝宅。心竊痛之。誠使寶憲既勒燕然之後。復

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專爲一部。卽死服無爭。邊庭息戍。不亦休乎。然寶憲請伐北匈奴時。公

卿固爭朝堂。袁安任隗言之尤力。寶太后獨違衆議。假憲以權。竟立大功。計其效驗。儒臣之守經。豈若貴戚之

遠略哉。北匈奴自憲滅之。卽自憲立之意。且謂戎狄一氣。種難誅。盡威惠並行。存立無害也。不知王者之有事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第九十四 六

孫執升曰
充雖別種
其畏感懷
德亦不甚
異中國之
東漢自建
武十年以
至其間二
年其常叛
服道不常
其則得大
非其人則
非其人則
非其人則
戰百八十
戰百八十
多無由以
不故篇首
引以說入
中間開示

於夷狄也。中國之勝負，專視夷狄之盛衰。當其盛，明王國之不足，而高祖困於白登，當其衰，庸主制之有餘，而成帝受朝正月，京漢章和之際，北虜衰耗極矣。南部攻前，丁零寇後，鮮卑擊左，西國侵右，漢兵一出，大勢立崩。卽微憲行事，亦必濟，而因便緣隙，刻石勒功，不幾驕語衛霍於宣元乎？滅北之利，僅一時，復立之憂，在百世。范氏罪憲，良有由矣。呼韓邪單于兄弟以次立，則不爭，與單于私子殺弟，則國亂。孝弟禮讓之不可缺也。於夷狄猶兢兢云。

諸羌叛服

羌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至滇良擊破卑湏，滇吾附落轉盛，遂雄諸羌。病中國歟。後段熲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情態，志在禽殲，自晷必克。於是追咎營平之遺寇，詆欺張奐之失策，窮武略事之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斯人有焉，然歷觀羌豪，惟迷唐飄詐，滇零狂大，難以義柔。言其大常非盡驕，不可理者也。章帝時，迷吾號吾寇隴西界，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請生歸，張紆放遣之。羌卽解散，既迷吾叛，殺傅育，紆偽招降，斬其頭。祭育家，迷吾子迷唐遂據榆谷為寇。一紆之身，用恩則虜服，用計則寇決。誰謂戎夷無信，貴刑不貴德哉！且迷唐之亂，以兵社之促，種人出塞也。滇零之亂，以段熲之發，羌騎迎西域也。郡縣不內徙，則寇不深入，邊將不侵。

皆以豪健稱雄

羌亦猶夫人

恩信可以懷遠，真不刊名言

謹守此言，邊自可久安

指陳之及
諸將以或
不洞悉無
遠而無制
則精明制
格則嚴制
地則營則
練營則平
與得此可
與規美

暴則曾不樂禍任仁放縱兵士而敗皇甫規奏免墨吏而安邊疆之治與內地之治霄殊乎是故欲羌無亂其

道有二鄧訓撫養教諭沒而羌胡願死恩信之效也光武議棄金城而馬援爭之鄧騭議棄涼州而虞詡爭之

城郭屯田之效也舍此以言張奐之好生段熲之盡誅計俱非全矣皆由不得其道繇奐則養寇其失也為聶尚之護送卑缺

繇熲則輕敵其失也為鄭勤之死於先零下而撻伐窮刺客起若尹就於呂叔都任尚於零昌杜季貢鄧遵於

狼莫皆壯士應募曾豪立誅荆卿聶政歎不如也然以王者之師講一劍之任亦無取焉

鮮卑者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漢初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光武初

匈奴強盛率鮮卑烏桓寇北邊無甯歲建武二十一年祭彤擊破之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

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大人於仇責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封王侯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竇

憲遣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皆自號鮮卑其類漸盛至其至韃之反覆

檀石槐之兇桀為中國患劇矣史稱檀石槐生有奇異其母吞電妊身及長部落畏服盡據匈奴故地暴虜之

興若有天祥其然乎靈帝時夏育田晏請討鮮卑蔡邕議不可不從而敗緣邊被毒種衆日多身死子亂患始

衰滅夫竇憲伐匈奴班超定西域鄧訓綏羌胡東漢威德著聞塞外鮮卑名號不尊於單于土地不大於漢北

漢

孫執升先曰
天位後序
自關二幼
那立心也
皆私論也
皆而論也
馬中論也
子無均連
類一之要
秋難念之
事後謙以
不修讓凶
終苦聞欲
構專而政
久禍由分
則事理分

歷歲征討未獲一創論者莫不咎建甯以降國無人焉然東若未滅段熲平之許生稱帝孫堅斬之蒼梧桂陽
賊攻零陵楊璇破之交趾梁龍反朱淵誅之板楯蠻寇巴郡曹謙降之黃巾賊起盧植皇甫嵩等討殄之熊羆
成功咸在當日豈可謂廟堂空虛禦侮鮮寄哉王甫刑餘曲庇田晏妄主用兵師非其會將非其人所以敗也
喪軍議罪三將檻車甫獨無與凡國用事之臣又誰以封疆鼓鼙為念乎比恨蒲奴則匈奴兩分焉曼與魁頭
爭國則鮮卑眾散內離者亂四夷皆然矣

嬖倖廢立

明帝之馬后章帝之竇后和帝之鄧后安帝之閻后皆無子馬后養賈貴人子為己子慈孝恩備賈氏安全其
德尚矣竇后養梁貴人子盡母道然梁竦陷誅兩貴人憂死又先殺宋氏兩貴人廢太子慶國家不危者幸耳
鄧后事和帝有賢名不早定太子及帝崩始收皇子於民間又會長子勝而立少子隆史譏其失閻后則專房
妒忌宮人李氏生太子保遂鳩殺李氏而保終見廢較而論之竇后能擇子能殺人者也鄧后不能擇子不能
殺人者也閻氏獨能殺人不能擇子者也隆生始百餘日迎即帝位不一年崩是為殤帝人心皆屬勝太后獨
不然曰勝痼疾故也然攷之史傳封八年而薨當時之疾非痼也既不立勝其立清河王慶乎序不順也乃立
其子祐為安帝且是年慶即薨矣鄧后之過在不立平原王勝不在立清河王子祐周章所為廣廣也鄧太后

辨不立平原之非

論鄧后事

評斷三后奇險怕人

明一
下
不可
謂
之
良
才
易
淘
不
可
謂
之
良
才

孫
執
升
日
外
威
氏
而
盛
至
極
自
福
其
梁
自
橫
暴
空
絕
前
後
比
罪
惡
更
甚
則
以
擬
王
浮
罪
則
以
擬
王
才
不
及
治
庸
不
及
治
庸
忌
而
無
所
文
而
幅
折
而
徐
入
行
總
之
接
而
來

臨朝承初七年。率大臣命婦謁宗廟。綱目書之。若曰：帝年已長，后其可以已矣。柱根成翊世懸書象，魏鄧康託

病不朝，皆望太后還政也。然太后既崩，安帝政衰，戮諸鄧，殺楊震，寵乳母宦官，廢太子，無道踵見。天下又爭思

太后，蓋傳太后不崩，董賢之寵不極，鄧太后不崩，王聖江京等之惡不彰，安帝無能，一哀帝也。安帝即位九年

年二十二，始立閭貴人爲皇后，爲時晚矣。又得一妒后，國儲用傾悲哉。安帝崩，閭后與顯等貪擁孩幼，立北鄉

侯懿，則章帝庶子濟北惠王壽子也。甫立而薨，孫程等十九人迎故太子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閭顯等，遷太后

於離宮。北鄉在位之年，促於殤帝，而宦官定策之功，著於周章，何剛平原可以，不立濟陰，不可終廢也。

梁氏之變

推原梁氏之始

更始時，梁統安集涼州，推尊竇融，光武立，慕義內嚮，論功河西，亦融亞也。子松尚舞陰公主，寵幸莫比。光武崩

受遺詔輔政，永平四年，坐飛書誹謗死。松弟竦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賢后構害

之，竦與貴人死，並非所以梁氏立功開國，貴人親育聖躬，而累世蒙罪，死生足悲。及和帝追悼所生，梁棠梁雍

梁翟等封侯，貴顯雍子商二女，並后，諸男擅威，東漢外戚之盛，至此而極。前後際會，何相殊也。賢憲寵莫甚於

和帝，而誅於永元四年。梁冀寵莫甚於桓帝，而誅於延熹二年。此二人者，自君寵之，卽自君殺之，窮凶一轍，戚

里同譏，然憲罪最大者，惟刺都鄉侯暢，殺鄧壽樂，恢奪沁水公主園田耳。未至弑君也。冀則肆然爲之矣。憲卽

情事當亦極確

論閭后事

迴映有情致

鐵筆如山，確然不易

借憲陪冀

分別二人

有萬馬奔騰之勢
論筆力並橫奇

孫執升日
中人消長
之勞論詳
大臣論詳
悉推原宜
慎之勞所
由盛以及

果急報復。睚眦然出擊匈奴。能使温禺。擊鼓尸逐。染鏑國威。遐振冀無一能奸賊淫暴。豔妻煽處而已。冀在順帝朝。縱恣不法。罪已當誅。及冲帝崩。質帝立。忌其聰慧。進毒弑之。即赤族無以謝天下。而李固守經。胡廣趙戒。畏禍不能討也。冀謀於曹騰。遂立桓帝。夫質帝方崩。冀猶懼天下之罪其弑君也。桓帝既立。冀不惟無弑君之罪。而反有立君之功。天下之所惡。人主之所德也。令非陳授考死。鄧宣告變。帝終身不怒。冀豈有死日哉。漢高初興。呂氏為禍。後王相仍。世患后戚。觀於東漢。竇。猶。霍也。梁。猶。王也。梁。冀。孫。壽。則。霍。顯。王。莽。一。家。兼。之。矣。然。莽。能。篡。國。冀。遂。殺。身。者。莽。志。大。而。惡。深。冀。志。小。而。惡。著。也。莽。謙。恭。折。節。窺。伺。神。器。其。志。不。取。漢。不。止。冀。則。聲。色。狗。馬。田。宅。富。貴。人。也。志。大。者。大。不。利。於。國。家。而。不。得。罪。於。百。姓。志。小。者。亦。不。利。於。國。家。而。重。得。罪。於。百。姓。得。罪。於。百。姓。者。匹。夫。匹。婦。皆。能。指。名。其。惡。不。得。罪。於。百。姓。者。百。姓。且。以。為。賢。而。天。子。之。勢。歸。之。是。故。外。戚。之。中。大。不。幸。而。有。冀。又。大。不。幸。而。有。莽。有。冀。國。必。亂。有。莽。國。必。亡。矣。

宦官亡漢

情事曉暢筆力高老
宦官之盛。繇誅外戚也。董卓之亂。繇誅宦官也。和帝殺竇憲。而侯鄧。順帝立。殺閹顯等。而侯孫。程等十九人。桓帝殺梁冀。而侯唐。衡。單。超。左。悺。徐。璜。具。瑗。以。世。計。之。自。和。帝。永。元。四。年。迄。獻。帝。初。平。元。年。代。更。九。主。年。近。百。載。皆。宦。官。之。時。也。宦。官。盛。則。漢。亂。宦。官。滅。則。漢。亡。世。或。有。咎。君。子。者。曰。成。瑨。劉。瓊。翟。超。黃。浮。不。捕。論。宦。官。親。戚。